

巴勒斯坦問題

魯茨基著·君達譯

光華書店發行

國際問題譯叢

巴勒斯坦問題

魯茨基著
君華譯

光華書店發行

巴勒斯坦問題一書是
作者於一九四六年八月
九日在莫斯科的高爾基
文化休息中央公園所作
的公開講演的講演稿。

• 美譯劇國際圖•

巴勒斯坦問題

著者 魯 茲

出版者 廣 華

發行者 光 華

有

店 店 達 基

No.64 D1-8000

目 次

巴勒斯坦的歷史	一
領土，自然，居民	二
巴勒斯坦的戰略意義	三
列強之爭奪巴勒斯坦	四
巴勒斯坦——阿剌伯國家	五
猶太復國運動	六
英國委任統治下的巴勒斯坦	七
美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	八
英美委員會的報告	九

最近事件

294

一 英美談判

四

二 巴勒斯坦的軍事行動

四

三 各阿刺伯國家的立場

四

四 巴勒斯坦問題和聯合國機構

四

巴勒斯坦的政黨

五

巴勒斯坦的歷史

巴勒斯坦——目前處于英國託管下的阿刺伯國家的歷史已有二千世紀之久了。遠古時淵源于雅弗丁的種族定居于此。隨後他們被常從阿刺伯半島和色雷侵入該國之色姆遊牧種族所吞併。在為數衆多的移住于巴勒斯坦之色姆遊牧種族中，有猶太族和阿刺伯族。

紀元前十三世紀時，猶太族之伊烏達和伊茲拉利出現于巴勒斯坦。他們在經常與鄰邦作鬪爭中，於紀元前十世紀時奠立了一個王國。這個王國在一百年後由于內部的矛盾分裂成兩個王國：伊茲拉利王國和伊烏達王國。伊茲拉利約有一百年之久，為亞賽歷人所消滅，伊茲拉利人被趕逐到亞賽歷；這個人民以後的命運

就無史可考了。伊烏達王國存在約二百五十年，爲瓦未龍人所征服。伊烏達人被趕逐到瓦未龍，以後他們又從那裡散佈到波斯帝國、希臘、羅馬帝國，更後散佈于歐洲。只有一小部分伊烏達人在瓦未龍王國陷落後才回到了巴勒斯坦。爲他們所恢復起的伊烏達王國包括耶路撒冷的周圍，于一世紀時被羅馬人消滅，羅馬人殺死了一部分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將其另一部分則移逐於國外去了。從紀元前七世紀起阿刺伯人——色姆人佔優勢，現代這一國家的阿刺伯人即淵源于色姆人。七世紀時巴勒斯坦的阿刺明人和色姆人的另一支派——來自阿拉伯半島的阿刺伯族相混合。阿刺明人採用了與阿刺明語相近的阿刺伯語，和阿刺伯教——伊斯兰教。從此時起，巴勒斯坦就算作阿刺伯國家了。

巴勒斯坦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由伊朗、美索不達米亞、敘里亞通埃及的道上，因此常常引起征服者覬覦之心。古代所有奴隸制的世界強國：埃及、阿西里亞、瓦未龍、波斯、馬其頓、羅馬、拜贊庭都曾征服過和吞併過它。七世紀時，巴勒斯坦爲阿刺伯哈利弗——中世紀的封建的世界強國的一部份。九世紀

時，哈利弗衰落後，它又成爲埃及回教國的一部。十二——十三世紀時，巴勒斯坦被歐洲的十字軍勇士征服，他們在這裡建立了耶路撒冷國。十三世紀末，借助于阿刺伯回教居民，埃及人將十字軍人趕出了巴勒斯坦。十六世紀時，土耳其人征服了巴勒斯坦，他們將其包括于奧托曼（土耳其）帝國之中。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奪取了巴勒斯坦。

領土，自然，居民

按廣義說來，巴勒斯坦是一個小國。它的領土只有二六，三三〇平方公里。巴勒斯坦的三分之一——八，五六〇平方公里——是沙漠；一〇，一三五平方公里幾乎是不毛的山岳地區，湖泊等；只有七，六三五平方公里才適于耕作。

根據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官方估計，巴勒斯坦人口爲一，八五五，〇〇〇，

其中五四七,〇〇〇爲猶太人，一,三〇〇,〇〇〇爲阿刺伯人。所以阿刺伯人佔絕大多數——約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猶太人是少數，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一九一九年阿刺伯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猶太人約百分之十。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五年期間，猶太人的數目由於自然生殖率約增二倍半。此一期間，增加了十倍，但主要是靠僑移。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二年，有一，一九四,〇〇〇猶太人移入，二八,〇〇〇猶太人移出，結果猶太人算僑移增加了九〇,〇〇〇人，靠自然生殖率增加了三五〇〇〇人。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有二〇四,〇〇〇猶太人移入，四〇,〇〇〇人移出；結果在這些年裡，由於僑移，猶太人增加了二〇〇,〇〇〇人；由於自然生殖率和所謂「非法」僑移增加了六五,〇〇〇人。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移入僑民五〇,〇〇〇人；此外，由於自然生殖率和「非法」僑移猶太人又約增加了五〇,〇〇〇人。

猶太人的僑移一方面是英國的政策協助成的，英國打算在巴勒斯坦造成相當

猶太人

多的猶太人，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猶太復國運動者影響之下，可能成爲英國殖民地政權的支柱，以與阿刺伯民族解放運動作鬭爭；另一方面，在歐洲某些國家內的反猶太人的法西斯恐怖也促成了這一僑移。這個恐怖引起一部分歐洲的猶太人離別自己的出生國家，在巴勒斯坦找尋避難所，英國政府曾許諾在這裡建立一個「猶太民族的故鄉」。于是，在希特拉執政的頭五年間（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移入于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比先前十三年間還要多一倍半，同時這一僑移的主流是由德國和法西斯的波蘭來的。一九三九年全猶太僑民的百分之五十係由德國來到巴勒斯坦。

這一猶太人的僑移相當大地帶着資本主義的性質。移入於巴勒斯坦的，主要是富裕的人士，而不是貧民和工人。所以，一九三〇至一九四四年移入的有二〇，二〇〇資本家，每人擁有一，二〇〇和更多的英磅。他們及其家庭佔全部僑民的百分之二十五。按「猶太社」的統計材料，大多數的猶太僑民（約百分之七十五）定居于城市中。

巴勒斯坦是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國家同時是世界上資源最貧乏的國家。

儒移的結果，現時巴勒斯坦的人口密度全國平均達到了每平方公里超過七十人以上，即是比美國人口密度多四倍，比阿根廷和巴西多一〇一一五倍。如果再考量到，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一般不宜于耕住，而另一三分之一也僅稍為可以耕住，于是，大多數的人口是集中在八，〇〇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了，這不能不承認現代的巴勒斯坦乃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

同時，按自然資源說來，巴勒斯坦乃是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它位于大阿刺伯沙漠之邊緣，由于氣候和土壤的條件不大適於耕住。農民在這裡收穫極少——平均為每畝三至六·五茲拉克，在同一原始的耕種方法下，要比其鄰國敘里亞或埃及少得多。巴勒斯坦的農業不能養活其人口。巴勒斯坦經常需要糧食，大多係從國外運來。

在這裡除其他農作物外，富于枸櫞，橄欖樹和煙草，但發展枸櫞的可能性由於銷售困難受到限制，而橄欖樹和煙草的經濟意義又不大。

國家的礦物資源也極窮乏。在巴勒斯坦至今還未發現鑛層和煤層。石油勘探進行了十年之久，也還沒有什麼結果。國內的主要天然富源是鹽，鹽充滿于死海——一個躺在低于海面四百公尺的凹地的湖。由死海的水中可得到碳酸鉀、溴素、鎂和其他化學品，這些化學品用作戰略的原料、肥料、或製造各種的藥品。

原料資源的缺乏阻礙製造工業的發展。國內現有工業部門都總是靠輸入的原料而開工。一九四三年全巴勒斯坦有四六,〇〇〇猶太產業工人在二,二五〇個企業中工作，這些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且主要是紡織、縫紉、食品、製藥、造紙、木工、建築材料工廠、琢磨寶石、修理橡皮輪、製造藥品的作坊。此中許多企業因英軍的定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才有的，現在已關門了。幾乎所有這些企業都是屬於猶太資本家，他們本身按實質說來，又不過是國外的，主要是英美財政和工業集團的代表而已。

如果巴勒斯坦本身在天然富源上是貧乏的，則與其相鄰之國——沙特阿刺伯、伊拉克、敘里亞——都有最豐富的油層。現在已

是每年有二百萬噸石油從伊拉克經過巴勒斯坦領土。不久的將來，將有六百噸石油從伊拉克，約一千五百萬噸由阿刺伯經油管流至巴勒斯坦。現在每年已有達一百萬噸的伊拉克的石油在巴勒斯坦製成石油製品，而在最近的將來，又將有數百萬噸伊拉克和阿刺伯的石油受到提鍊製造。英美石油托拉斯，根據這些遠景計劃在海德區建築幾個大的石油廠。

巴勒斯坦
經濟之
殖民地性質

作為殖民地國家的巴勒斯坦的經濟，完全從屬於國外的，主要是英美的資本。從伊拉克運送石油至巴勒斯坦的油管，提鍊製造這些石油的工廠，都是屬於英國的托拉斯「伊拉克石油公司」，美國和法國資本也參加了這一公司。敷設由沙特阿刺伯至巴勒斯坦的石油管，建築提鍊製造阿刺伯石油的工廠的利權，歸諸美國公司。開發死海的天然富源乃是英美公司的專利，猶太資本家也參加了這一壟斷。在中小企業中，在商業和農業中，國外的猶太資本佔優勢，這些資本是由英、美、特別是德、波輸入來的。

巴勒斯坦猶太人的農業隸屬於大的壟斷組織。最大的殖民地化的托拉斯是

「猶太國民基金」它擁有六七，五〇〇海克脫土地，並還從英國政府得到對一七，
〇〇〇海克脫土地的專利權。這個資本主義的托拉斯支配有國內全猶太人土地的一半。「猶太國民基金」的土地出租給單個的殖民國家和猶太人的農業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從屬於托拉斯和其他的壟斷組織；各資本主義銀行，「特魯弗」公司（它壟斷了農產品銷售）和「喀倫·卡依所特」托拉斯（它是貸款給農工商企業）。不少於四分之一的全國猶太人的土地私產，是屬於另一個大的殖民地化的托拉斯，這就是與倫敦銀行家羅特舍里德侯爵有聯繫的「巴勒斯坦猶太殖民公司」。其餘的猶太人的土地私產則在各殖民托拉斯的手中，僅有很少一部在個別富裕殖民家的手中。一切猶太人的農業移民地，甚至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建立的，都以債務關係依屬這些壟斷公司，而成為它們的實際私產。

巴勒斯坦的工商企業，也以同樣的程度依屬於外國的銀行。

阿剌伯人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更為軟弱，他們被英美和猶太資本排擠在國家經濟命脈之外。

巴勒斯坦的交通在作爲管強國的英國的控制之下。英國人奪得巴勒斯坦後，掌有了還在英國統治以前即已有了的鐵道，建築了海法——蘇尋士運河鐵道和許多有戰略意義的公路，建設了海法港，將其變成了英國在地中海的最大海軍基地之一。應當指出，在英國佔有的年代裡，巴勒斯坦的道路建設純是軍事的意義，而無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

巴勒斯坦的戰略意義

爲什麼巴勒斯坦引起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英、美（而以前也有德、法）這樣的垂涎呢？爲什麼這些列強相互間過去和現在都爲着佔有這個國家而進行鬭爭呢？爲什麼在巴勒斯坦周圍發生着引起全世界注意的，並嚴重威脅近東安全事業的政治衝突呢？

這首先是因爲對帝國主義列強說來，巴勒斯坦有着頭等的戰略意義。它位于

巴勒斯坦在戰略上的地位——蘇尋士運河的最近的入口處，而這一運河又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宗主國與其亞非洲殖民地相聯繫的世界交通的中央環節。

巴勒斯坦也是位於從歐美兩洲到亞洲的世界航路底中心上；聯結地中海和波斯灣的公路幹線亦經由巴勒斯坦。

是近東心臟的巴勒斯坦能夠充當帝國主義統治其餘阿刺伯國家的基地。

英國被迫從敘利亞和黎巴嫩撤出了自己的軍隊；埃及和伊拉克也要英軍從他們領土上撤走。掌握了巴勒斯坦的陸海空軍基地，又與鄰國特蘭昔爾丹尼亞訂立了使英軍繼續佔領該國的條約，於是英國把巴勒斯坦變成了自己在近東的「波士頓」，從那裡它可以威脅各友鄰阿刺伯國家——敘里亞、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刺伯以及埃及——的獨立和安全，干涉他們的內政，影響他們政府的政策。

美國對巴勒斯坦的野心——美帝國主義份子也想在巴勒斯坦有自己的軍事基地，並從那裡去壓迫各接鄰的國家。這個意圖是和美國建立世界統治的總計劃，及在

全世界創立美國戰略基地系統的政策相聯繫的，也是和它力求美國資本在近東和中東的經濟和政治陣地趨于鞏固的企圖相關聯的。

英美石油托拉斯，力求保持自己對阿刺伯國家石油資源的壟斷，並保證自己從對各阿刺伯人民的殖民地剝削中得着成萬萬的超額利潤，這些托拉斯之垂涎巴勒斯坦是和英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略計劃密切關聯的。這種垂涎，再加上軍事擴張政策，就決定着英美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

列強之爭奪巴勒斯坦

英國爭奪
巴勒斯
坦的目的

展開在我們眼前的各列強奪取巴勒斯坦的鬭爭，有其悠久的歷史根源。這一鬭爭的最富戲劇性的插曲，是和英國在近東和中東擴張殖民地相關聯的。

一八八二年，英國鞏固了其在蘇彝士運河地帶的陣地後，佔領了埃及，而在

一九〇六年，佔領了西奈半島，于是就輪到巴勒斯坦了。還在十九世紀時，英國人在巴勒斯坦就建立了很多的成爲英國宣傳中心的宗教團體，建立了伴隨着考古學的探究而進行地形照相和偵察全國的科學團體。但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才達成了佔有巴勒斯坦的目的。

一九一六年末，集中在埃及的英軍，橫越西奈沙漠，侵入了巴勒斯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二月英軍突破了土耳其防線，佔領了耶路撒冷和亞發。一九一八年九月英軍佔了巴勒斯坦北部。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末巴勒斯坦即全爲英軍所佔領了。可是在戰爭進程中，在英國的盟邦提出了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權利要求，在英政府面前產生了一個任務——消除這些權利要求。

首先法國提出了自己對巴勒斯坦的權利要求。一七九九年法國想對英法俄、征服巴勒斯坦的首次企圖失敗後，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法國同英國及蘇彝士運河繫通起，法國特別熱烈地在巴勒斯坦展開了自己傳教的，宣傳的和偵

斯對巴勒斯
坦的經過

察的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政府公開要求將巴勒斯坦變為法國殖民地。一九一五年三月，法國駐彼得堡大使巴列奧諾格出現在沙皇的大本營，並向尼古拉二世要求法國對巴勒斯坦的「權利」。這些同樣的要求也遞給了英國。

俄國反對了英法對巴勒斯坦的權利要求。它沒有將佔領該國的領土作為自己的任務。俄國在巴勒斯坦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宗教團體、科學研究機關，它申明說，它不能容忍將巴勒斯坦置于某一強國的單一主權之下。

英國為尋求與俄法妥協，以便借俄法之助進行戰爭，于一九一六年三月預約根據沙克斯、比果協定，將巴勒斯坦交給國際管制，管制之形式由三強共同規定。

還在一九一五年十月，英國為了需要阿刺伯人之助進攻巴勒斯坦，曾許諾阿刺伯人在戰後建立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獨立的阿刺伯國家。

和協約國的協定與從前和阿刺伯人所締結的協定發生矛盾了。但是對英國的政治客說來，這兩個協定都不過是為戰爭情況所要求的不得已的外交手段而已。英

國在簽訂它們時，就在尋找適當的理由，以逃避它對這兩個協定的義務。

猶太復國運動者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所謂「猶太民族的故鄉」的權利要求，對英國就成為這種適當的理由了。一九一七年，英政府和倫敦的猶太復國運動者談判好了！一九一七年九月二日，也正是英軍在巴勒斯坦南部突破土耳其防線，侵入居民區時，英外相貝爾福爾公佈了一個宣言（出之于致倫敦銀行家羅特柴爾德的書函形式）。在這一宣言中，英國預約「誠心誠意地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的故鄉」。

這個宣言寫得深為纏綿不是沒有意思的，它以後使英國政客可以隨意解釋其涵義。貝爾福爾本人在英戰時內閣會議上闡明說，「民族的故鄉」這一名詞不是要建立一個猶太國，而是意味着「英國的或另一國的對巴勒斯坦的保護，借助這一保護，猶太人能經由教育、農業和工業建立一個民族文化與民族生活的真正中心。」

可是，貝爾福所指的正是英國的，而不是「另一國」的保護。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戰爭一結束後，英政府就「得出結論」說，巴勒斯坦需要「委任統治」

者，委任統治者會是阿刺伯人和猶太復國運動者之間的仲裁人，並且「英國人是執行這種作用的最適當的人選」。根據這點，英國在戰後否棄了國際管制巴勒斯坦的計劃，同樣也推翻了將巴勒斯坦包括于阿刺伯國家的計劃，並要求將巴勒斯坦置于英國「委任統治」之下。于是，利用「猶太民族的故鄉」的口號，英國破壞了自己在協約國和阿刺伯人民面前的義務，並在一九二〇年達到了將巴勒斯坦置于英國委任統治之下。一九二二年國際聯盟正式委託英國統治巴勒斯坦。

法國當時無力反對英國的這種強求。一九二〇年在聖拿馬會議上，爲了換取英方某些讓步，法國同意了將巴勒斯坦歸英國託管。

爲了保衛小國人民的民族權利和主權，蘇俄沒有承認帝國主義的託管制，特別是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各阿刺伯人民見到，這個委任統治最粗暴地破壞了自己的民族權利和英國在戰時所承擔的義務，也沒有承認這一委任統治。他們反對英國委任統治和貝爾福爾宣言，並開始爲巴勒斯坦獨立而積極鬪爭。

相反地，猶太復國運動者贊同了英國委任統治，因爲他們知道，沒有英國援助，

他們不能在巴勒斯坦實現自己的計劃。

巴勒斯坦——阿刺伯國家

屬于阿刺
伯民
族的國家

巴勒斯坦不是唯一的阿刺伯國家。它為許多同是阿刺伯人的國家所環繞。屬於阿刺伯國家的有：敘里亞、黎巴嫩、特蘭西爾丹尼亞、蘇丹。阿刺伯人也定居於離巴勒斯坦較遠的國家裡，如里委拉、突尼斯、阿爾及爾、摩洛哥。

阿刺伯人

的文化

阿刺伯人是中世紀最有文化的民族之一。當歐洲還在野蠻狀態之中成長時，阿刺伯人和其他東方民族一道保持了古代的科學和文化，發展了它，隨後並將其傳給各歐洲人民。

十六世紀佔領了阿刺伯國家的土耳其人的壓迫，使阿刺伯文化趨於衰落。然

而在十九至二十世紀，阿刺伯國家中開始了文化高漲的過程，阿刺伯人把這個過程叫做「再生」，「復興」。建立了阿刺伯的非宗教的學校和大學，產生了阿刺伯的民族知識份子，他們掌握了歐洲的科學和文化的成就。許多阿刺伯知識份子在各歐洲國家裡受到了高等教育。出現了廣博的現代阿刺伯的科學和藝術著作。開始出版了報紙和雜誌。這一過程在先進的阿刺伯國家中更為明顯，如土耳其、敘里亞和黎巴嫩，及在他們影響之下的巴勒斯坦。這個過程也把自己的烙印蓋在巴勒斯坦阿刺伯人的文化水平上了。

在巴勒斯坦阿刺伯人的文化發展上俄國起了顯著的作用。在巴勒斯坦俄巴協會給當地居民創辦了三十四所俄國學校。這是當地最先進的學校，成百的巴勒斯坦阿刺伯知識份子在這些俄國學校裡受到教育。他們之中許多以後又繼續在俄國的中級和高級學校受教。巴勒斯坦阿刺伯知識份子學習了俄文，熱切地閱讀了俄國的藝術和科學作品，並受到它們進步思想的影響。

這些文化上的進步是由阿刺伯國家經濟上的進步所引起的

十九世紀時，各阿剌伯國家中開始了封建主義瓦解的過程。商業和城市發展了，產生了民族貿易，以後又產生了工業資產階級，出現了阿剌伯民族工業的萌芽，阿剌伯工人階級也開始生長了。這個民族資本發展的過程，比較中世紀社會關係更為先進的新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在從前土耳其封建壓迫時期會受到阻撓，現時又被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政策人工地抑制着。但這個過程是產生了，並在進行着，只有那些寧願把各阿剌伯人民扮成毫無希望的，落後的，除非是靠外國的「開化的文明人」幫助就不能發展自己民族的人們，才看不見這個過程。

在土耳其統治的四百年中，阿剌伯人曾為反對土耳其壓迫者，為爭取自由和獨立作過頑強的鬭爭。應當指出，特別是一七七三年巴勒斯坦阿剌伯人的偉大解放起義，這一起義受到了俄國的熱烈支援。

在二十世紀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國革命影響下，在土耳其的各阿剌伯人省份裏，產生了許多民族組織，他們或者是要達到這些省的自治，或者是要完

全和土耳其分離以建立獨立的阿刺伯國家。在這些進步的政治組織中，巴勒斯坦阿刺伯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巴勒斯坦、特蘭西爾丹尼亞、敘里亞、黎巴嫩和伊拉克被國際聯盟交歸帝國主義列強託管，實際上變成了殖民地。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託管制就是意味着剝奪了基本的政治權利，意味着殘酷的殖民地剝削。回答這一殖民地壓迫的建立，巴勒斯坦和其他阿刺伯東方的被託管國家的阿刺伯人，不只一次地高舉起反帝解放鬪爭的大旗，用起義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

和其他阿刺伯國家不同，巴勒斯坦的情況，由於英帝國主義者在這裡採用了特種的殖民地奴化手段而更複雜化了。他們不是單獨來的，他們隨身帶來了另一民族的殖民者——猶太復國運動。他們利用了猶太復國運動，這一運動的領導者不僅自願地去服務于倫敦的經紀人和財政寡頭的利益，他們本身還妄想成爲國內土生土長的阿刺伯人的殖民地壓迫者的角色。

猶太復國運動

猶太復國運動與猶太人

猶太復國運動者把自己叫做猶太人民的代表。實際上他們的思想，政治意圖和方法都是深為反民主的，與猶太人民群衆相異和敵對的。

在許多世紀中，猶太人飽受了民族壓迫的災難。猶太人民群衆仇恨任何民族壓迫，對一切民族迫害和虐殺的犧牲者（不論他們是屬於那一國籍），表現了深摯的同情。

猶太復國運動者在巴勒斯坦替民族壓迫者說話，他們完全忽視猶太人民羣衆所具有的這些人道主義的感情。他們來到了這在許多世紀中即為另一民族定居的國度裡，用強力和恐怖的手段，力求趕走或奴役這個國家土生土長的人民。

同時，他們進行着反猶太民主組織的鬭爭，無情地摧殘其一切左翼陣營的政

治敵人。

猶太復

國運動

的實質

宣傳種族排外論和種族優越論，總體主義，社會煽動，恐怖——這就是猶太復國運動的政治武器庫。某些猶太復國運動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公開申明說，建立一個仿照法西斯意大利榜樣的猶太國，乃是他們衷心的願望，他們在自己的行動中也採用了法西斯的策略。

建立猶太

國計

劃的實質

猶太復國運動社領袖都異口同聲地「創說」自己對巴勒斯坦的權利要求。他們宣佈自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的草案的作者，他們準備成爲這個國家的總統，部長和將軍。可是，歷史證明了，將猶太人移住于巴勒斯坦和將巴勒斯坦變爲猶太國的計劃，決不是猶太人提出的，而是英法德資本主義的思想家提出的，這些思想家大部是排猶主義者，他們的宿願便是奪取這個國家，在保衛巴勒斯坦未來猶太人的藉口下，建立起自己對巴勒斯坦的保護。

這些計劃正是在列強爲爭取統治巴勒斯坦和其各鄰國的鬭爭趨于尖銳時提出

來的：一七九八——一八〇一年，在拿破崙力求與英國爭雄奪取巴勒斯坦、敘里亞和埃及之時；一八三九——一八四五年，在英法之間重新角逐於佔有敘里亞和巴勒斯坦之時；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在蘇彝士運河鑿通和爭奪統治運河沿岸的領土之時；特別是在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爲瓜分世界，爲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鬭爭的時代。

然而這一切計劃都沒有獲致重大成就，因爲，一方面，鬭爭的結果列強間誰也沒有奪取了巴勒斯坦；另一方面，住于歐洲各國的猶太人民羣衆對這些計劃置若罔聞，也沒有移居于巴勒斯坦。

甚至在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歐洲產生了猶太復國運動社時（這個組織是猶太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其目的在於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猶太資產階級國家），巴勒斯坦情勢也沒有了不起的變化。猶太復國運動的鼓吹撲了個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全世界一千五百萬的猶太人遷移到巴勒斯坦的還不到一萬五千人。全巴勒斯坦猶太人在大戰之初只有五萬五千，即是不到全國人口百分之十。

其中大多數又都是土生土長的人，原籍是巴勒斯坦，他們是敵視猶太復國運動及其計劃的。

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個猶太復國運動國家的計劃，是一個反動的幻想。猶太復國運動的出發點，是把猶太人當作一個單一民族。可是猶太人是居住在世界各個國家裡，他們與這些國家有若干世紀的歷史、經濟、習慣、文化和語言的聯繫。居住于各個國家的各種不同集團的猶太人，他們沒有民族的聯繫，相互間也沒有民族的共通性。

一九一三年斯大林同志寫道：『那些經濟上互相離散，住在不同領土上，一代一代說着不同語言的人們，談得上什麼民族共通性呢？譬如格魯茲的，塔吉斯坦的，俄羅斯的和美國的猶太人，他們完全是互相隔離，住在不同的領土上，說着不同的語言，他們之間談得上什麼「命運的共同性」和民族的聯繫性呢？』

毫無疑義，上面所提到的猶太人是和格魯茲人，塔吉斯坦人，俄羅斯人和美國人過着共同的經濟和政治的生活，與他們生活中共同的文化範圍中；這就不能

現在的猶太人還能作爲一個民族看待嗎

不在這些猶太人身 上蓋上自己民族的烙印；自然他們也還有一些共通點，如共同的宗教，出身和某些民族性的殘餘。這一切都是毫無可懷疑的。但怎麼能夠當真地說，硬化的宗教儀式和淡漠了的心理的殘餘，還比四周生動的社會經濟的和文化的環境更能夠影響上述的猶太人的「命運」呢？而只有在這個假定下，才能竟說到猶太人一般地是一個單一的民族。

猶太復國運動者把猶太人從其生動的，歷史中形成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環境中掙脫出來，並把這些民族關係上不同的，說着不同語言的，有着各種不同心理的，甚至於屬於不同種類的人們搜集在一個國家裡，來作為自己的任務。不言自明，猶太復國運動的鼓吹沒有在猶太人民羣衆獲得廣大的響應。但他們畢竟還是起了反動的作用，使得歐洲國家中的一部分猶太人不去和其他各國人民一道參加革命的鬪爭以爭取民主自由，爭取在民主原則上改造社會，爭取用民主方法解決民族問題。

「猶太復國運動社」的活動永遠是和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分不開的。「猶太

「復國運動社」在其產生後，立刻和帝國主義列強政府發生了聯系。猶太復國運動者自己知道，沒有這個和另一個列強的帮助，他們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們就效勞于英國和德國。起初他們同英國沒有談成。一八九八年英外相梭爾斯伯里拒絕了猶太復國運動領袖格爾赤里的建議，而殖民大臣佔哲弗。張伯倫建議猶太復國運動者將西奈和烏干達（在東非）殖民地化，又為猶太復國運動者所否棄。相反地，德政府支持了猶太復國運動者，他們打算利用後者來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保護。一九一六年德軍參謀總部要求了並和土耳其達到了協定，將巴勒斯坦歸「猶太復國運動社」執政。

然而決定了巴勒斯坦和猶太復國運動命運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慘遭失敗的德國。他們的命運首先是俯首聽命于當時的協約國。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大戰時間，以魏次曼博士為首的倫敦猶太復國運動集團重新和英政府舉行了談判。這個談判使得「猶太復國運動社」又服務于英帝國主義，而英政府申明說，它的意圖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的故鄉」。

英國委任統治下的巴勒斯坦

根據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國際聯盟理事會所批准的託管全文，英國獲得了巴勒斯坦的「一切立法權和行政權」，特別是對外關係、審判系統，「聖地」的監督。託管雖除了英國駐兵巴勒斯坦和利用其交通運兵的權利。

從國際聯盟獲得對巴勒斯坦的託管權後，英國把巴勒斯坦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國家的最高執政者是英國的高級專員，全部的立法權和行政權都屬歸于他。一九二二年英人公佈的巴勒斯坦「憲法」沒有保證其居民有任何的政治權利（除宗教文化權外），但這個憲法要他們「效忠」于高級專員。在高級專員之下，組成了所謂「巴勒斯坦政府」，此政府完全由掌握各行政部門的英國殖民地官員所組成。巴勒斯坦阿刺伯人被排除于任何代表機關之外。

真的，「憲法」是受「立法委員會」審議過的，但是這個委員會一半是高級專員所指派的英國官員，同時高級專員對其任何決定有絕對的否決權。阿刺伯人對這偽國會的選舉進行了抵制，于是這個國會也就沒有召開了。

但猶太復國運動資產階級沒有反對這個政策。相反地，猶太復國運動者成了國內英國殖民統治的主要支柱。貝爾福宣言全部被包容于英國託管巴勒斯坦的全文中了。根據託管全文，英國有義務「在巴勒斯坦創立政治的，行政的和經濟的條件，以保證建立一個猶太民族的故鄉」。特別是英國有義務鼓勵猶太人僑移和使「猶太人連綿居住于土地上」，有義務促使猶太僑民獲得巴勒斯坦的公民權，並給猶太組織以經濟利權。託管還要建立一「猶太社」——「在興建猶太民族根據地和與猶太人利益有關之問題上協助巴勒斯坦政府的言論機關」。「猶太復國運動社」直接是這種與英國殖民地政權合作的首先的機關，但隨後又組成了猶太復國運動者在其中起着領導作用的「猶太社」。

猶太復國運動殖民地化的托拉斯，在巴勒斯坦擁有全國適于耕作的土地面積

百分之二十五。阿刺伯大封建地主擁有土地，但使用這些土地的老手就是阿刺伯佃農。猶太復國運動民團用武力把這些農民從其土生土長的土地上趕走；于是至少有三萬阿刺伯農民失掉土地無法生活。

猶太復國運動者在巴勒斯坦得到了許多的利權。猶太復國運動者的「巴勒斯坦電氣合作社」獲得了建設約但水電站的利權，這個水電站其電源供應全巴勒斯坦（除耶路撒冷外）。猶太復國運動資本參加了壟斷黑海食鹽的「巴勒斯太因，波太施」公司。猶太復國運動公司從英國巴勒斯坦政府獲得了許多有利的履約。

猶太復國運動資本的侵入助長了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這個發展帶着片面的殖民地的性質，因為英政權給以外國資本首先是猶太復國運動者的特權，妨礙了阿刺伯民族資本的發展；阿刺伯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進行反對猶太復國運動滲入的鬭爭，他們之所以組織了對猶太復國運動商品的抵制，其原故就在這裡。

如果猶太復國運動殖民地化的托拉斯從土地上趕走了阿刺伯農民，如果猶太復國運動工業和商業壟斷從市場上排擠了阿刺伯民族資產階級，則其本身是這些

壟斷的代辦的猶太復國運動職工會就剝奪了阿刺伯工人的活路。他們積極懇請將阿刺伯工人排除于生產企業之外，掀起工人向——阿刺伯人與猶太人間——敗壞的競爭和民族的敵視。他們的這一活動削弱了巴勒斯坦工人，並使猶太復國運動資本家有可能降低猶太工人的生活水平。

英政權分給猶太復國運動組織許多特權。除一直在實際上政府機關的「猶太社」外，在巴勒斯坦還創立有「猶太民族委員會」（瓦阿德·魯烏米），它是一官方所承認的自治機關，它在猶太人中征收學校用費、公社用費和猶太會——「代會會議」（「阿舍法特·卡里弗哈里門」）——的補助金。此外，在「猶太復國運動社」之下又建立了猶太軍「哈干那」，有八萬官兵，形式上是非法的，而實際公開活動。這個軍隊的基本任務是和阿刺伯民族解放運動作鬭爭。

猶太復國運動資本之經濟侵入，破壞了巴勒斯坦阿刺伯人民羣衆的生存基礎，使他們無地、失業和窮困。政治特權和猶太復國的計劃使巴勒斯坦阿刺伯人的民族權利和期望受到損失。阿刺伯人之所以頑強抵抗猶太復國運動的侵入和其

計劃，根源在此，他們之所以進行反猶太復國運動，反託管和貝爾福宣言的鬭爭，也在此，他們之所以要求禁止猶太人僑移于巴勒斯坦，要求禁止將土地出賣給猶太人，也在於此。

英國挑撥
猶阿之間
的仇恨以
利其統治

英國在巴勒斯坦的託管政權，利用了阿刺伯人之不滿于猶太復國運動政策，掀起猶太人和阿刺伯人間的民族糾紛，挑撥他們之間的衝突，然後自己以仲裁人的角色從中說話。阿猶間的敵視過去和現在都成爲英國在巴勒斯坦保持託管和駐兵的深合口味的理由。此外，英國人利用着這個像「避雷針」一樣的敵視，把它當作一條溝渠，他們將阿刺伯民族運動導向這一溝渠，使運動離開爲解決主要的民族任務（擺在巴勒斯坦人民面前的這個任務就是爲消滅英國的民族壓迫而鬭爭）而作的鬭爭。

英國人武裝了猶太復國運動者，借他們的帮助進行了反對阿刺伯民族運動的鬭爭，特別是鎮壓了巴勒斯坦阿刺伯人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和一九三年的解放起義。

于是，英政權靠着猶太復國運動，同猶太復國運動合作，這樣就鞏固了自己對巴勒斯坦的殖民地統治。然而只是到阿刺伯民族運動衰微的時候，這個政策才給英國帶來了所期待的結果。阿刺伯民族運動的生長喚起了英國採用新的政治手段。

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阿刺伯人起義後，一九三三年六月殖民地大臣邱吉爾不得不以英政府名義申明說，英政府「不願意建立一個新政治手腕」，排除阿刺伯語言，居民和文化的純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將要變成猶太民族根據地的不是巴勒斯坦；但是這個根據地將是建立在巴勒斯坦，這些口頭的遁辭沒有改變了英國政策的實質。

一九二九起義後，一九三〇年十月殖民地大臣巴斯非爾德以工黨政府的名義發表申明說，「猶太民族的故鄉」不是託管的中心點，英國在阿刺伯人和猶太人面前的託管義務都是同等重視的。這個口頭的花槍也和邱吉爾的備忘錄一樣，沒有任何實際的後果。猶太復國運動領袖和其朋友們——鮑爾溫、張伯倫、阿莫

利——尖銳的批評了巴斯非爾德的備忘錄，在反動派的壓迫之下，工黨首相麥克唐納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對這一備忘錄，作了一個與實際內容直接相反的解釋。英國——猶太復國運動合作的政策還是繼續着。

一九三三年起義後，英國不得不開始與各阿刺伯政黨進行關於巴勒斯坦憲法改革的談判。一九三六年二月英政府許諾在巴勒斯坦實行一更進步的憲法。猶太復國運動者否棄了這個憲法，並借其庇護者之助，達到了在英議會中否決了這一憲法。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巴勒斯坦爆發了新的阿刺伯人的起義，其規模與力量都遠超過以往的起義。這一起義受到了一切阿刺伯人民和印度回教徒的支援，起義威脅了英國，不僅在巴勒斯坦和其他阿刺伯國家，甚至在印度都起了重大的震動。此外，與英為敵的軸心國支持了巴勒斯坦民族運動，這不是因為他們同情這一運動，而是因為他們想削弱英國在近東的陣地。起義一直繼續了三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展開的條件下，當希特拉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極力縱起阿刺伯人的反英情緒時，在巴勒斯坦產生了對於英國非常危險的情勢。這一次英政府不得不開

始重新考慮自己對巴勒斯坦的政策。

一九三七年，比爾侯爵爲首的英國皇家委員會調查了巴勒斯坦的狀況，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託管「已壽終正寢了」，它不能保證英國鞏固地統治巴勒斯坦。在我尋新的統治殖民地的形式和方法中，英政府根據比爾侯爵的忠告採用了將巴勒斯坦分爲三部——英國部分，猶太部分和阿刺伯部份的計劃。阿刺伯人用新的起義高漲回答了這一計劃。

得到了分治巴勒斯坦「實際上是行不通的結論」後，英政府不得不擬定新的政治方針，此方針載于一九三九年英政府的所謂「白皮書」中。

「白皮書」開闢了英國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新階段。英國拒絕了純指望于猶太復國運動者的支柱，並企圖建立起與阿刺伯民族運動的封建資產階級上層的合作。爲了這一目的，英國對阿刺伯人作了某些讓步，部分地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英國同意了限制猶太人的僑移，同意了在此後五 年期間每年只許移入不超過一萬五千的猶太人，而從一九四四年起，則完全禁止

英國對巴
勒斯坦
政策的
新階段

猶太人僑移。又允許到一九四四年撤消委任統治，並組成形式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猶太人和阿刺伯人將按人口比例選出代表參加國家政府機關。可是這個國家應和英國締結一不平等條約，以保證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戰略和經濟的利益，按實質說來，即是仍應處於英國佔領之下，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之下。

當各阿刺伯國家的民族運動成為一重大力量的情況下，在「白皮書」中所宣稱的政策，對英帝國主義者看來，是再合適沒有了。「白皮書」沒有完全滿足阿刺伯民族主義者的要求，因為它還保持英國再有十年的委任統治；在還更長的期限內受英國佔領；它一點沒有保證巴勒斯坦的真正的獨立和主權。所以阿刺伯民族組織初步地反對了它。但他們終究贊同了它的條件，作為走向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道路上的「第一步」。在「白皮書」的基礎上，建立了英阿合作，這個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程中對英國很有裨益。

此外，「白皮書」對英帝國主義者之有裨益，還因為它更厲害地掀起了巴勒斯坦阿猶間的敵視，使英軍駐兵巴勒斯坦更多一層理由了。

一九三九年的「白皮書」引起了猶太復國運動者不滿，他們要達到回復以前的和英國合作的政策，並極力用恐怖行動、罷工、遊行示威、破壞、武裝進襲英軍及其基地、倉庫、通訊線、軍營、警察以迫使英國如此作去。立刻在「白皮書」公佈後，于一九三九年五月所爆發的這個運動，于一九三九年秋季歐洲戰事開始時才消聲斂跡。在世界大戰的第一階段，巴勒斯坦還處在受希特拉侵入的直接威脅下時，巴勒斯坦是一片「國內的和平」。但在阿刺伯國家肅清了法西斯軍隊後，從一九四四年秋天起，猶太復國運動者就又重新恢復了爭巴勒斯坦猶太國的武裝鬭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美國支持猶太復國運動者時，這一鬭爭採取了特別積極的形式。

美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石油托拉斯就在巴勒斯坦進行了石油勘探。一

一九一九年美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建立美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和敘里亞的計劃。這一計劃未奏功效。可是美國沒有放棄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影響的企圖。爲要創造經常干涉巴勒斯坦事情的藉口，一九二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說：「美國將協助猶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民族的故鄉」。由此決議出發，一九二四年美國達到了與英締結「英美巴勒斯坦協約」根據，該約美國的公民和團體得到了與委任統治國的國民在巴勒斯坦有同樣的經濟權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和大戰期間，在美國石油托拉斯獲得開發沙特阿刺伯的最豐富的油層的特許權後，美國對巴勒斯坦的興趣更特別加強了。因此，美國油管由阿刺伯數設至巴勒斯坦和在巴勒斯坦建築一系列的石油廠的草案就製訂起來了。

爲了保證這一草案的成功，美石油資本熱烈地支持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猶太國」的計劃。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六十八位美參議員于一九四二年送致羅斯福總統一個宣言，其中他們宣稱其「決心根據先

知的精神，對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的運動，予以一切可能的鼓舞」。如果參議院中的石油家及他們的代表是在扮演着顯然不配的「先知」的角色，則他們的機關報「紐約時報」就公開的寫道（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根據「觀察家」的意見，戰後巴勒斯坦的國體應由英美石油利益和軍事利益來確定；巴勒斯坦不應成一如一九三九年「白皮書」所說的獨立國家；在戰後巴勒斯坦應當配置有強大的英美衛戍隊，警戒那新的美國的煉油廠即將集中于此的海法周圍的「安全地帶」。

可是羅斯福總統壓住了這一用美政府名義同情猶太復國運動者的官方宣言的發表，因為他認為，鞏固美國在近東的經濟和政治陣地和各阿刺伯國家的友誼關係是重要的。一九四四年秋，當美參議員建議羅斯福以美國名義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時，羅斯福沒有接受這一建議書。抗議美參議院對巴勒斯坦底立場的阿刺伯國家底共同的外交舉措，很大地影響了他的決心。一九四四年末，美國務院重新申明說，美國認為利于猶太國的正式宣言是不合時宜的。一九四五年一月羅斯福駐近東的全權代表卡伯遜申言說，美國人應與阿刺伯民族領袖合作，鼓勵

阿刺伯的民族自覺和阿刺伯人力求統一和獨立的意向。一九四五年春，羅斯福從克里米亞會議歸國時，在其艦船上接見了沙特阿刺伯、埃及、敘里亞和黎巴嫩的執政者，並告訴他們說，美國不會通過不為阿刺伯國家所同意的任何對巴勒斯坦的決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

戰爭結束後，當美國的執政人士背棄了羅斯福政策和開始公開要建立美國在世界的統治時，國務院的對巴政策就改變了。現在美政府——杜魯門和貝爾納斯所代表的，——開始公開支持猶太復國運動者了。

企圖利用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的口號以達到海外擴張的貪婪的目的，美帝國主義者同時也利用這一口號以利于自己的對內政策。每次選舉時，美國兩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總是以幫助猶太復國運動的諾言，來爭取猶太選民的選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歐洲猶太人——希特拉恐怖的犧牲者——移居巴勒斯坦的口號就成為美國反動者很為方便的煙幕，在這煙幕之後他們極力掩蓋其對德奧西部地區的非納粹化的事業的實際破壞，掩蓋其對完全根絕法西斯主義和種族

狂信的一切根苗的政策的背棄。

一九四五年八月，杜魯門要求立即允許十萬猶太人由歐洲移入巴勒斯坦。在英人拒絕執行這一要求和拒絕隨後的英美談判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組成了一個英美混合委員會，此委員會被委託研究巴勒斯坦問題和歐洲猶太人問題，並向英美政府作出自己的建議。這樣一來，不知出自何種根據，英美政府就霸有有利于自己底上——與聯合國沒有任何聯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權利。

英美委員會的報告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英美混合委員會公佈了自己的報告和建議書。這一報告的內容表明着，英美的執政人士並不是偶然地把巴勒斯坦問題排除了聯合國機構（他們也正是聯合國的會員）管轄之外。

分析這一報告後就會相信，這個文件，第一是與巴勒斯坦的阿刺伯人和全世界

界各阿刺伯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第二是與巴勒斯坦猶太人和全世界

英美委員會報告書的實質——這個報告的目的顯然是：無論如何要保持英帝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殖民地統治；同時鞏固美帝國主義在這一國家的陣地，為此他們將不惜最粗暴地破壞該國居民的基本權利，並在該國引起威脅整個和平的更大的騷動和混亂。

爲了製訂這樣類似的計劃，英美執政人士又建立了自己的委員會，實質上這一委員會是非均勢的和無代表性的。

英美委員會的報告分成兩部分：一部是有關歐洲猶太人問題，另一部是關係于巴勒斯坦問題。

關於歐洲猶太人問題，委員會不是拿出現實的辦法去幫助在他們誰實際上支持了「居住國家飽受希特拉掠奪之苦的猶太人民羣衆，不是首先指出迅速而排猶主義」徹底的根絕法西斯主義和種族的狂信，而是喋喋不休于關於猶太人「不得不離開歐洲」的空洞無爲的議論。可是委員會也承認了，大批的僑移歐洲猶

太人無論對猶太人，無論對歐洲都無好處。承認了僑移是不能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因為這裏談到的不是一萬人的問題，而是幾百萬人的問題）。隨後委員會就作出了必須准許十萬猶太人入于巴勒斯坦的，毫無理由的結論。

在委員會的報告中，說了不少關於「與排猶主義作鬥爭」，「共同尊重和遵守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千篇一律的話。但是顯然地，委員會沒有一句話說英美帝國主義人士的政策根本和這些原則相矛盾，沒有一句話說英美在德奧西部地區的佔領政權沒有進行消滅納粹主義和種族主義殘餘的鬥爭。委員會對下面這些事實雖是毫無聲響：英美反動報紙，享有親法西斯的排猶主義宣傳的完全自由；在英國領土上保持有安德爾斯將軍的掠奪者的軍隊和應對科林士虐殺猶太人負責的其他波蘭的僑民組織；他們經過德境美佔區和波蘭的破壞者實現着聯系；英美政府支持佛朗哥西班牙，而西班牙是掩藏着準備在任何時機重新將猶太人之血流遍歐洲的排猶主義的希特拉份子的根據地。英美政府反對那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和種族主義和排猶主義進行鬭爭的東歐各民主政府的政策，對於這一事實委

員會也是未置一詞。

英美當權者的反動政策，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動派默契的政策，妨礙着根絕排猶主義和解決猶太人問題。任何一個研究歐洲猶太人問題誠實的民主人士是不能對此熟視無睹的。英美委員會對這一事實的緘默，也就默許了排猶主義和反對派。

英美的猶太復國運動「庇護者」知道，猶太人僑移于巴勒斯坦，會在這一國家產生不可克服的經濟困難，引起混亂和流血，不可避免地會在猶太僑民中和在該國土生土長的阿刺伯人中產生成千新的犧牲者。但是這些犧牲者底血，很顯然地，不會使英美「人道主義者」難過的，因為這些血應當保證他們在巴勒斯坦的軍事基地和成萬萬的石油壟斷的利潤。

至于巴勒斯坦的情勢，則英美委員會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國家「無異是一個軍營」，不管它處于包圍狀態和駐有大量英軍，巴勒斯坦，「仍繼續處在混亂中」，在巴勒斯坦「無論是猶太人和阿刺伯人都沒佑

巴勒斯坦
糾紛的原
因何在

有高級的行政位置」，而「英國官員有着如在其大量居民是處于原始文化階段的國家中所有的那樣大的權力。同時委員會把巴勒斯坦問題歸結到是阿猶間的敵視關係」，並且搜羅着這一敵視的任何次要的和甚至不存在的原因。（甚至說猶太人有比阿刺伯人更多的可能性受到教育），但它却極其小心翼翼地對下面這一基本原因默不作聲：英國的委任統治，英政權的帝國主義政策，英國對此一國家的殖民地統治（在這一統治未建立前，巴勒斯坦在其悠久歷史中是不知有阿猶衝突的）。相反地，委員會誇獎了這一阿猶敵視的真正組織者——英國的委任統治政權，並建議保存英國委任統治，即是保存國內緊張狀態的基本原因。英美委員會的這一方針受到的英美反動人士的贊同，但這一方針，顯然地，絲毫不能解決這一民族問題，不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民族和平。

最近事件

英美委員會報告的公佈，引起了毅然使巴勒斯坦危機趨于尖銳化，並使近東各地惶惶不安的事件。

為時是不短了，但英美關於巴勒斯坦的談判還在一直繼續着。猶太復國運動者不滿意于英美委員會的報告，委員會沒有公開支持建立「猶太國」的原則，他們組織了一系列新的恐怖行動。英國用鎮壓回答了這些行動，結果在巴勒斯坦展開了真正的戰爭，各阿刺伯國家這一方面，尖銳地反對了英美委員會的報告。他們要求英國按該國居民的願望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並致書聯合國機構請求聯合國解決這一問題。

現在我們就來考查一下這些事件的進程

一、英美談判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倫敦開始了由英美政府派出的專家們間的談判，以便根據英美委員會的報告作出一一「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具

體計劃。談判結果，專家作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結論：阿猶的敵視是一不可克服的因素，阿猶在巴勒斯坦政府機關中的合作乃一不可能之事。所以他們建議在巴勒斯坦組成一個聯邦，這個聯邦的政府在英國領導下執行政事。這個聯邦應由四個省組成，兩個省直接由中央政府，即是由英人管理，而其餘兩省則為「自治省」——阿刺伯省和猶太省。這些省的「自治」是極其相對的，因為一切基本的政府職能，如國防、外交、法庭、警察、監獄、交通、通訊、關稅、稅收、移民都歸中央政府即歸英人辦理。任命和更換「自治省」的部長及其立法委員會的代表的權利，屬於英高級專員，同時這些委員會的任何決定都可為委員會代表所取消。

新計劃實質上和英美委員會的建議毫無不同之處。只是建議一個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殖民地統治的新形式。按英報「每日約克報」的確切說法，這個計劃是「石油和軍事的戰略」。它完全和巴勒斯坦各民族的利益相矛盾，所以阿刺伯人和猶太人都唾棄了它。

英政府把這一聯邦計劃作為「討論的基礎」。可是美總統杜魯門一直沒有同

意這一草案。他在必須「重新考慮全盤問題」的幌子下，召回了美國的專家，顯然地，美帝國主義者並不認為這樣解決問題，足以保證美在巴勒斯坦的陣地。所以英美談判就這樣擋淺了。

二、巴勒斯坦的軍事行動

復國運動

動者的恐懼活動

從一九四六年開始，猶太復國運動恐怖活動又在巴勒斯坦活躍起來了。經常在鐵道上發生爆炸，殺死和掠奪英國的軍官。猶太復國運動者炸壞了耶路撒冷六層大廈「大衛王」，英軍參謀部即駐于該廈內。爆破時死一百餘人。回答這些恐怖行動，英政權逮捕了許多「猶太社」員，在猶太居民中大批包圍搜查和逮捕。英軍名符其實地包圍了城市和鄉鎮。特別要指出的是七月三十至八月二日對傑阿未弗城所進行的包圍，這一座有一萬七千人口的城市的居民，在立被槍殺的恐懼下，他們在四天之中都不能走到街上來。全城受到不漏一點的搜查，約三千人被捕，幾千人被盤詢。縱然有佔領該國的八萬英軍

幫助，可是英警察還是沒有消滅了繼續鬭爭的恐怖團體，沒有發現了地下的電台。

三、各阿刺伯國家的立場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貝魯特（敘里亞京城）舉行了阿刺伯國家同盟委員會的非常會議。這屆會議的中心問題之一就是討論巴勒斯坦問題。在會議上決定了，各阿刺伯國家政府對英國抗議反對英美委員會的態度與英美的對策。在會議上決定了，各阿刺伯國家政府對英國抗議反對英美委員會的態度與英美的對策。在會議上決定了，各阿刺伯國家政府將這些照會交給了英外交部。這一抗議沒有得到回答。接着埃及和伊拉克致書聯合國機構，請求將巴勒斯坦問題放在當屆聯合國大會上討論。七月二十三日聯合國機構的總書記沙波列夫公佈埃伊的聲請書。這一公佈立即發生效果。兩天後，即七月二十五日英國通知各阿刺伯國家，說它同意直接和他們談判，並在最近期間（九月初）為此在目的

倫敦召集專門的會議。被邀赴會者有：埃及、伊拉克、特蘭西亞坦尼亞、敘里亞、黎巴嫩、沙特阿刺伯、也門，顯然地，美國將以觀察家資格出席大會。這一會議的召集又是再一次企圖（不經過聯合國機構並在當屆聯合國大會召集以前）根據英美專家所制定的計劃達到協議。

同時英美也沒有隱瞞其以貸款給諸阿刺伯國家而買得他們支持的意圖。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七月三十日）貝爾斯贊同了英美專家的建議，這個建議就三萬萬美元「以作建立阿刺伯省和阿刺伯世界之用」。並向現在駐美國的埃及和沙特阿刺伯經濟代表團申明說，美國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援助，將取決于他們對巴勒斯坦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據八月七日來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進出口銀行贊同給沙特阿刺伯一千萬美元的借款。然而各阿刺伯國人民懂得，這樣的經濟「援助」是加強他們從屬於美國資本，無異于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投降美國。現在已是一切的根據推斷出，倫敦會議如果是以英美專家的計劃為出發點，斷不能達到這樣一個決定：它能以符合于集體安全的利益和巴勒斯坦人民羣衆的願望確定巴

勒斯坦的國體。

四・巴勒斯坦問題和聯合國機構

聯合國機構
中討論巴勒
斯坦問題

在埃及聯合國機構書爲衆所周知後，英國突如其来地申稱它「支持埃及的舉動」。英廣播電台就這一事件報導說，「英政府向來就永遠是誠心誠意地願在聯合國機構的範圍內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可是這個聲明與事實不符。誰都知道——英美巴勒斯坦委員會正是在將聯合國機構置之不理下成立的。英外相貝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上，藉口這一問題正由特種英美委員會研究，而拒絕了討論巴勒斯坦問題。這也是誰都知道的，英美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談判直到今天，仍是在聯合國機構無任何聯繫下進行的。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路透社外交評論員的論斷，在這方面可資證明，這個論斷說：『如果美國支持聯邦計劃，這計劃將會實現的』——好像巴勒斯坦的命运，既不決定聯合國的決定，也不決定于其人民之意志表示。

明顯地，如果聯合國機構照自己憲章的民主原則行事，而不是以英美帝國主義者們的利益為依歸，則只有聯合國機構才能保證巴勒斯坦問題得到正義的解決。

巴勒斯坦的政黨

巴勒斯坦人自己和活動于該國的各種政治組織，對巴勒斯坦的未來這一問題是怎样提法呢？

首先應當指出，英國託管政權的政策是把巴勒斯坦分成由相互紛爭所分裂成的兩個敵對營壘。所以巴勒斯坦的所有政黨都分成兩派：猶太派和阿刺伯派。只有由真正民主的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支持者所組成的一個不大的團體，才將阿猶人民羣衆團結于統一的營壘中。

巴勒斯坦的猶太政黨大多數是組織在「猶太復國運動社」周圍，這個組織的

以猶太復國運動社爲中心的政黨猶太人

中心一九一八年以前在柏林，與德政府聯系，而從一九一八年起在倫敦，與英政府聯系。

「猶太復國運動社」內最有影響的黨是「全猶太復國運動黨」，其黨員不多（約一萬人），是一公開的資產階級集團，該黨首領是「猶太復國運動社」的主席魏茨曼，另一個最有影響的黨是所謂「巴勒斯坦猶太工人黨」，它是猶太工人和小資產階級中反動的猶太復國運動思想的傳達者。這個政黨與「全猶太復國運動黨」不同的，只是它的羣衆成份和「社會主義」的美辭；實質上，它也實行着與資產階級猶太復國運動者一樣的政策，並密切地與他們合作。

這兩個黨都接受了一九四二年的「巴耳基摩爾綱領」，此綱領有四點。（一）變巴勒斯坦爲純粹的猶太國，（二）建立巴勒斯坦猶太軍，（三）無限僑移猶太人于巴勒斯坦，（四）由「猶太社」管制移民和國內經濟發展。

這個「巴耳基摩爾綱領」也爲「新猶太復國運動社」所接受，它于一九三五年分裂出來，但它繼續與「全猶太復國運動黨」和「巴勒斯坦猶太工人黨」合

作。

只有全部猶太復國運動者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新猶太復國運動社」的會員，把自己叫做「猶太復國運動——修正主義者」或「猶太復國運動——法西斯」。他們讚美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他們認為只有法西斯的鬭爭方法和組織能夠保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猶太國。「新猶太復國運動社」建立了許多恐怖團體，其中很多是跟英特務機關服務，並依照其給予的任務，進行恐怖活動，反對阿刺伯民族運動的參加者和猶太居民的民主份子。由于英沙（猶太復國運動者）摩擦的產生，目前這些恐怖團體又在反對英國。

然而猶太復國運動黨過去和現在都沒有進行過爭取巴勒斯坦獨立的鬭爭。他們贊成美國或英國統治巴勒斯坦（贊成英國統治有一個猶太復國運動黨的法西斯的特質的）。條件，就是英國要回復到其舊的親猶太復國運動政策）。他們把未來的大英帝國的「根本殖民地」。他們進行了反對為全國人民建立民主秩序的鬭爭，

因為這種秩序全體國內佔多數的阿刺伯人獲得優勢。

這一些組織的特點是，他們不相信歐洲民主的力量，不相信其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能力。

當時在各國有相當影響的「猶太復國運動社」，沒有進行過反法西斯的積極鬥爭，沒有動員過猶太人來作這一鬪爭，也沒有支持過蘇聯和力求防止法西斯掀起二次世界大戰的其他民主力量。而當時只有反對法西斯軍事計劃獲致成功，才能防止戰爭和拯救數百萬的猶太人免于希特拉匪徒給他們準備好的死亡。猶太復國運動者不這樣作，他們去協助了希特拉將猶太人從歐洲逐出的計劃，甚至在對德國非常有利的條件下，與希特拉政府締結了將猶太人從德國移至巴勒斯坦的協定。這一協定保證了德國在巴勒斯坦的入口貿易中佔第一位，並將猶太復國運動資產階級的相當大部分變為德國資本的經濟代理人。

現在當英勇紅軍粉碎了希特拉德國，從而拯救了數百萬的猶太人，並為解決歐洲一切民族問題（猶太人問題包括其中）掃清了地盤的時候，猶太復國運動者

發出了挑撥性的命題，說在戰後民主解放的歐洲中「猶太人沒有任何的前途」，他們並繼續將猶太人移出歐洲。

猶太復國運動者，特別是他們的「左翼」集團，利用了英美反動份子的支持，同時極力將有影響的民主份子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他們抱着這一目的，展開肆無涯際的煽動，把自己裝扮成作爲希特拉主義犧牲者的猶太人的保衛者。

猶太復國運動者的這一概念：猶太人是高等種族，而阿刺伯人是低等種族，猶太人是巴勒斯坦經濟和文化的先進方法的保有者，而阿刺伯人是中世紀的保有者，是從法西斯武器庫中借用出來的。這就是爲什麼猶太復國運動者自己有權奪取巴勒斯坦，把它殖民地化，把阿刺伯人從一切經濟和政治領域中擠出去的緣故。

同「猶太復國運動社」密切聯系的有巴勒斯坦猶太職工聯合會，它擁有十五萬會員。可是在其行列中的不僅有工人和職員，也有殖民家，小企業主和非勞動份子。除職工會外參加這聯合會的有：生產和農業合作社、建築所、信用社、工

人銀行，與資本主義銀行和托拉斯相聯系的殖民政會。聯合會施行着挑起民族仇恨和工人間（猶太人和阿刺伯人）競爭的反動政策，並將阿刺伯工人排擠于生產之外。它支持猶太復國運動反動政治計劃，反對阿刺伯工人正義的，民主的民族要求。

但還（？）不是所有的巴勒斯坦猶太人跟隨于猶太復國運動及其反猶太復國運動者動計劃之後。甚至在「猶太復國運動社」的內部，也有一些組織，他的反動派們在人民羣衆壓力之下提出了（實在說，不是永遠是澈底地提出）與猶太復國運動領袖的露骨的帝國主義宣傳背道而馳的口號。屬於這一類的有「卡梭麥爾：卡察伊耳」黨（按其數量和影響講，是巴勒斯坦第二猶太黨），它否棄了「巴耳基摩爾綱領」，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獨立民主的阿猶國家，還有一個小黨「左波阿列沖」也屬此類。

在「猶太復國運動社」之外，更其有猶太人的民主集團和政黨，他們贊成和阿刺伯人親近，贊成阿猶友好，贊成巴勒斯坦勞動者（阿刺伯人和猶太人）的團

結，贊成正義的、民主的解決巴勒斯坦民族問題。屬於這些集團的，特別是下面這些猶太組織：阿猶親近同盟和左翼猶太復國運動派「伊索夫」，它們都是在耶路撒冷大學校長馬格魯斯教授領導之下，離開巴勒斯坦猶太工人黨的「新馬帕衣」，社會主義同盟和某些其他的黨派。所有這些派別都企圖——真的，不常常是成功地和澈底地——要民主地解決巴勒斯坦的民族問題。

正是藏身于巴勒斯坦的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當時從德奧捷三國逃出的猶太人，組成了反對各猶太復國運動黨的反動政策和其「巴耳基摩爾綱領」的政黨「新移民黨」，這一件事情是令人很爲注目的。

至于阿刺伯人的政治組織，則其大多數都團結在阿刺伯高級會員
阿刺伯人
人的政
治組織——即阿刺伯巴勒斯坦黨），以阿弗利，阿布阿耳哈爲首的「獨立黨」，
以阿達耳廖基弗，撒拉爲首的「民族聯合」黨，以雅古布，胡舍里爲首的阿刺伯
青年黨，這些黨結成了統一戰線，但按它們的社會成份和政治方針則各不相同，

這些黨中的領導權，都屬於地主和資產階級份子。

可是決定着巴勒斯坦阿刺伯民族運動的本質，性質和目的的，不是那些與這個或那個帝國相關聯的反動封建主，或要求封建基礎上的獨立的反動封建主。參加這一民族運動的還有廣大的阿刺伯人民羣衆：工人，手工業者，農民和誠心要將巴勒斯坦變成真正獨立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及民族知識界的進步份子，也參加了這一運動。這個運動在於消滅殖民地制度，按其任務說來，它是一進步的運動。

阿刺伯民族
主義者對
猶太人的
正確態度

除了極少的反動者外，巴勒斯坦阿刺伯民族主義者大多數不是猶太人民的敵人。他們強調自己對猶太復國運動和其掠奪計劃的仇視，但同時把猶太人看作親近和友好的人民。他們認為，已經移住于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應當是未來巴勒斯坦國家的平權的公民。他們反對猶太人流移，因為它和反動派的有損于巴勒斯坦獨立的政治計劃相聯系的，他們同時準備參加對猶太人——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的國際援助。

「阿刺伯民族解放同盟」乃是阿刺伯民族運動的這些進步集團之一。同盟在

團結國內一切阿猶進步份子，以爭取解決擺在巴勒斯坦人民面前的一般的解放任務。同盟領導着就其數量說來是小，但就其方針說來是進步的各阿刺伯職工會、

×

×

×

英美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在巴勒斯坦造成了不可忍受的狀況。

巴勒斯坦民
族的糾紛是
帝國主義政
策的結果

在二十五年多中，這個小國乃是經常騷亂和流血的溫床。民族的紛爭

腐蝕着這個國家，同時帝國主義列強盡了一切的可能，來更多地掀起這個紛爭。無止境的拜訪這個國家的許多委員會不能使它出險，因為他們首先圖求對其保持帝國主義的統治。然而巴勒斯坦歷史發展的全部經驗，國內事變的整個進程，表明了帝國主義的方法不能解決民族問題。

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巴勒斯坦民族問題。應于民族政策的民主原則中去尋求，因為只有在民主基礎上，用民主的方法才能保證國內的民族和平，並創造出使全國人民——阿刺伯人和猶太人——的民族派別足以存在的基本條件。

根據巴勒斯坦進步份子的意見，民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首要前提，乃是給巴勒斯坦人民有自由和獨立的決定其國家命運的權利。如果給了這種權利，絕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民會和以前屢次一樣，贊成巴勒斯坦有真正的獨立和主權，贊成取消英國統治和貝爾福宣言，贊成從國內撤走一切外國軍隊和消滅城脅集體安全的外國軍事基地，贊成在國內建立一由人民自由選舉的民主政府。

領導着巴勒斯坦多數人民的各阿刺伯民族組織，其多數的綱領就是這樣。全國猶太人中的進步民主份子的綱領也是這樣。

許多世紀，阿刺伯人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都是和睦共處。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根本利益並不與阿刺伯羣衆的根本利益相矛盾。巴勒斯坦的普通猶太人——工人、手工業者、農民、公務員、進步知識份子——和阿刺伯人一樣，樂願消滅殖民地制度，樹立民主自由和保證民族和平。

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猶太復國運動代辦，人工地將巴勒斯坦問題和西歐國內的猶太人問題攬在一起。然而這是一個獨立的大問題。英勇紅軍之粉碎希特拉德

國，給解決這一問題打下了根基。可是解決它的必要前提，是完全根絕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一切殘餘，是歐洲各國社會政治生活堅決的民主化。

猶太復國運動者和其英美庇護者，人工地將巴勒斯坦問題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之猶太人問題攬在一起，沒有促進猶太人問題的解決，而是妨礙它的解決，不是改善猶太勞動羣衆的處境，而是使其處境更為艱難。

貪求無厭的帝國主義利益鬭爭的結果，巴勒斯坦問題成了現代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只有澈底運用基于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以巴勒斯坦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才能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只有這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才能在該國內終結嚴重威脅和平和集體安全事業的騷亂和衝突。

〔註〕特蘭西爾丹尼亞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前屬敘里亞，為大馬士革之一部。戰後，這一地區為英人分出成一「公國」，其元首為一效忠英人之族長阿達那哈，它和巴勒斯坦一道被國際聯盟交給英國託管。

譯者註

國際問題譯叢

美國的政黨

今日的日本

巴勒斯坦問題

論蘇維埃的民主

蘇聯新五年計劃的任務

戰後美國的內政與外交

歐洲解放國家的民主改革

印度尼西亞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和性質

爲澈底粉碎法西斯主義的民主鬥爭

行發店書華光地各

